

北史



列傳第六十二

劉昉

柳裘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蘊

袁充

李雄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卿從武帝入關為梁州刺史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竝見親信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内屬以後事帝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又素竒隋文帝時文帝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

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帝乃從之及帝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

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為黃沛時人語曰劉昉
牽前鄭譯擁後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麤疎溺
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
帝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帝欲遣昉
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
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為將譯以母老為請帝
不憚而高頰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
謙司馬消難相繼反文帝憂之忘寢與食昉逸
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帝深

銜之以高頰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
進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
以佐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
上命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治書侍御史
梁毗劾奏之有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時上柱
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時昉並與之交
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之
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
事泄帝窮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

曰上柱國郟國公梁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
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竝展勤力酬勳報
效榮高祿重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溪壑
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稱有相者
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迥暫
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道路朕即遣人代之不
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
助士彥許率僮僕尅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
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自謂一朝奮

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
諧固深勸獎朕既聞知猶恐枉濫及授晉部之
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
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朕深
念其功不計無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之爪
牙委之心腹忻密為異計樹黨宮闈多奏交友
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為而弗止心
跡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
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俱營賊逆逢則交謀

委士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事建即望以征討
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以北破
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三度事
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
日劉氏應王為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望其脩
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
節姦心盡探肝膈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
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
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

萬緒惟忻及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
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
方逞吞并之事士彥忻昉身為謀首叔諧贊成
父意議實難容竝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
特恕其命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頰向之叩
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
於是伏誅藉沒其家後數日帝素服臨射殿盡
取三家資物置於前命百寮射取之以為鑒戒
云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歷位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為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平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宣帝即位進爵為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念留侍禁中與劉昉韋暮皇甫績同謀引隋文帝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帝從之進上

開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帝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褱時司馬消難奔陳帝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人懷之轉曹州刺史後帝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即今冬也乃止裘尋卒帝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龐東太
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為
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
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
氏不能尅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
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精好學
略涉經史周武帝為魯公時引為侍讀建德初
轉宮中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為太
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遁者

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下樓執績手
悲喜交集帝聞而善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
後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宣帝崩隋文
帝惣已績有力焉加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
封郡公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為豫州刺史尋
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陳有
三可滅帝問其狀績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
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
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上嘉勞而遣之陳平

拜蘇州刺史高智慧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
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
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子元得書于
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
摠管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
使相望顧問不絕卒于家謚曰安子德嗣大業
中位尚書主爵郎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
從魏孝武帝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建

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又從周武帝平
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強縣公賜姓叱羅氏宣
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亂從
韋孝寬討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
隋文帝殺周宗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
昵開皇元年衍復舊姓為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為
行軍摠管領兵屯平涼數歲虜不入境徵為開
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
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

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致
漂沒人皆上高樹依大家衍親備船筏并齎糧
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
上大善之遷授朔州摠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
藩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贏粟
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
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為摠
管先屯京口於貢州南與賊戰敗之仍討東陽
永嘉宣城黜歛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

下甚倨事上甚卑晉王愛昵之宴賜隆厚選洪
州摠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
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
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
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
來往託以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
奏帝聽其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
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脩甲仗陰養
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

北史列傳卷六十二
率文帝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
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竝由之
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摠兵
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
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征吐谷渾出金山
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
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
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
孝順初新令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舊封

真定侯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襄長
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令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疑魏河陽太守父允
周萬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風十五詣太
學受業研精覃思為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
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髻輿襯扣馬切諫帝嘉焉
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
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隋文帝受禪
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為河北行臺衡歷刑部

度支二曹郎行臺廢拜并州摠管掾王轉牧揚州衛復為掾王甚親任之衛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衛所建遷揚州總管司馬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衛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拜開府及王為皇太子拜衛右庶子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銀青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衛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主人也衛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_上且道九十里以抵其宅

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衛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衛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繡練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衛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為此也不足為辭衛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給衛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為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衛與紀弘整具圖奏

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敝為請帝
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
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
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
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
見者衣冠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
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
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因
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赦

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為理
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為監所困禮部尚書楊
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
為不可及與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
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
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
之既而除名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
八年帝自遼東還都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帝
賜死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

北史列傳卷六十一
十一
又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武德初以為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子希玄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疎與人羣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日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隋文帝居相引知

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賜爵平鄉縣伯歷秦州摠管府長史每聽政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為尚書兵部侍郎數年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為稱職未幾坐事免後拜洛州長史轉荊州長史煬帝嗣位追為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

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
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
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
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荅奏之
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祿大夫及
楊玄感反河南贊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
奔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
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為梁郡通守後煬帝崩
王世充推越王侗為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

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遂以兇黨伏

誅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父忌竝南史有傳
忌在陳與吳明徹同見俘于周周賜爵江夏公
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明辯有吏幹仕陳歷直閣
將軍興寧令以父在北陰奉表於隋文帝請為
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以
夙有向化心超授儀同僕射高頴不悟上旨諫
曰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

儀同類復諫上曰可加開府類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

餘帝大悅遷戶部侍郎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疎闊戶口多凋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蓋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

語云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督務發擿纖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伺候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揚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

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益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恐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頰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

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
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
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荅今者之役不願
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
及山東雁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
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
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
高麗主帝不憚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
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

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
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
帝付蘊推鞠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
子及孫二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
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
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
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
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
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

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也江陽長張
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
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
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
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以定遣報
虞世基世基死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
嘆曰謀及播耶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為尚輦
直長亦同日死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

祖昂父君正俱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
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
郎子絺兮絺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
絺服之無斃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為祕
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
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廊二州司馬充性好道
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
正寤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
比觀玄象皇太子將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

以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

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并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後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

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竝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竝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筭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克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

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勛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綿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歷數竝得符同唐堯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元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

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
拜表奉賀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宮室
征役繁重克乃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
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
克候帝意欲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
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
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後天下大亂帝初
雁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克復托天
文上表陳嘉瑞以媚上曰伏惟陛下握錄圖而

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為心匪一人
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
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
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
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
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
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墻其二八
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
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

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
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四
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
福其五去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
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
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
帥盧明月營破其撞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
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
勘城錄河南洛陽竝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

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
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揔萃豈非
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沈五狄
於北溟告成岱岳無出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
祕書令親待愈昵每欲征討克皆預知之乃假
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
弒逆之際并誅克

李雄渤海裔人也父棠名列誠義傳雄少慷慨
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隋

文帝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拜上開府賜爵
建昌縣公伐陳之後以功進位大將軍歷柳江
二州刺史竝有能名後坐事免漢王諒之反煬
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實抗為幽州摠管帝恐
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大將軍
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
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
鐵騎二千來詣雄所雄伏甲禽抗悉發幽州兵
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州摠管尋徵拜戶

部尚書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常遣使
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
曰古弁遺像安有大國君子不識雄因曰中國
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外未見
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
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
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
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除名遼東之後帝令從
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會楊玄

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使
亡歸玄感玄感每與計焉及玄感敗伏誅籍沒
其家六軍肅然帝大出曰公真知天下事
論曰隋文肇基王業劉昉實啓其謀于時當軸
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
慮難求全偷安懷祿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
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蓄怨與其
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
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運光啓並參樞要斯

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
嬰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
君於昉等見之矣郭衍文皇締構之始當爪牙
之寄煬帝經綸之際參心膂之謀而如脂如韋
以水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
不焉功雖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
慎歟語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
兆亂夫忠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託足
邪徑又不得其人者歟張衡奪宗之計實兆其

謀夫動不以順能無及于此也楊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袁克少在江東初以警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時幸干進附入變動星占謬增譽景厚誣天道亂常侮眾刑茲勿捨其在斯乎李雄斯言為玷取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當不

列傳第六十二北史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三北史七十五

趙爽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弼

伊婁謙

李圓通

陳茂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張暉

蘇孝慈

元壽

趙暉字通賢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暉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暉對之號慟因執送官

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略涉書記周文帝引為相府參軍事從破洛陽及班師暉請留撫納亡叛從之暉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獲甚眾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周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秭歸暉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

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熒益脩守禦熒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明年吳明徹屢為寇患熒與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戶部中大夫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熒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鴉道伐陳尅十九城

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累遷御正上大夫熒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走帝大怒購之甚急熒密奏曰徵自以罪重懼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則南奔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炎旱為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免熒卒不言隋文帝為丞相加上開府再遷大宗伯及踐阼熒授重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拜相州刺史朝廷以熒習故事徵拜尚

書右僕射未幾以忤旨出為陝州刺史轉冀州
刺史甚有威惠甃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
其得人情如此冀州市多姦詐甃為銅斗鐵尺
置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下以為
常法嘗有人盜甃田中蒿為吏所執甃曰此乃
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
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帝幸洛陽甃來
朝帝勞之卒于官子義臣嗣位至太子洗馬後
同楊諒反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諒同秦州刺史芬
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文引為相府鎧曹參軍
歷記室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性彊濟所居之職
皆有聲績周武帝親撫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
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眾不能決
者芬輒為評斷莫不稱善後為司會及申國公
李穆討齊引為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東
京小宗伯鎮洛陽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與司
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帝由是深見

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
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內
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為蒲州刺史加
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
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
以三騏駼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
帔後數年卒帝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
恪嗣位揚州摠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
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歷陽郡

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於
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丞兼領江都
宮監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
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
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復轉軍正周武帝既拔晉州意欲旋
師韶諫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
臣愚深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進位開府封晉

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
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隋文帝受禪
進爵項城郡公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
廣之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
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韶常奉
使檢行長城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鎮而
諫王謝而罷之帝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
四人平陳之後以本官為元帥府司馬及尅金
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

以後事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出藩
遂能尅平吳越王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
賜奴婢三百口錦絹五千段及上幸蔣州以其
稱職特加勞勉後上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
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
之韶辭謝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為并州摠管仍
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帝甚傷惜之
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
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悽愴使有

司為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
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
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
數十紙傳示羣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
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
靈鹵等十州刺史魏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
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
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
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

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
巖好讀書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
少與渤海高熲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為武
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為中外記
室累遷內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周宣帝嗣位
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輿襯詣朝堂陳帝八
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
謂人曰滅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干乎若樂

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樂
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
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
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
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
頓頰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
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
面遂廢于家隋文帝為丞相加開府戶部中大
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巖性嚴

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爭面折無
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諸侯
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
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
王年並幼選貞良有重望為之寮佐時巖與王
韶為河北道行臺僕射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
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
明肅吏人稱焉蜀王好奢嘗欲取獠口為閹人
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閣切

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謂曰平昌公與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卒於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至今思之巖卒後蜀王為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

祖直力勤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脩定五禮書成奏之賜田二頃粟百石累遷小吏部擢八人為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為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謀出兵河陽以伐齊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世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

武之地也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平用弼策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為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竒而壯之因從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宣帝嗣位為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弼謂監軍曰宜選精騎直趨祁連山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西取合黎人軍行

遲虜已出塞其年弼又從梁士彥攻拔壽陽改封安樂縣公除滄州刺史轉南司州刺史司馬消難之奔陳弼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除黃州刺史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入為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弼持節安集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為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後楊素出

信州道令弼持節為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
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弼有謀焉加開府
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
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上大悅謂羣臣曰朕
今觀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時
朝廷以晉陽為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
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弼有文
武幹用出為并州長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
帥漢王府司馬仍領行軍總管軍還歷朔代吳

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即位拜刑部尚書仍
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復徵拜刑部尚
書轉禮部尚書弼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
望甚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
色尤勤遠略弼謂高頴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亡
國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
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寃之所著辭賦二十餘
萬言為尚書孝經注行於世有子儉瑗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世為酋長隨

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
性忠直善辭令仕周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驃
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召入內殿問以兵事對
曰偽齊僭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
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
若命六師齊進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
司寇拓跋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主知之令
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
向荅曰僕拭玉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

之城東益巴丘之戍豈足怪哉謙叅軍高遵以
情輸齊遂留謙不遣帝既克并州召謙勞之乃
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
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遵罪又非唾面之
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尋賜爵濟陽
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為侯位開
府隋文帝作相授亳州摠管俄徵還京恥與逆
人王謙同名因爾稱字文帝受禪以彥恭為左
武侯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為公後出為澤州

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
行數百里不絕卒于家子傑嗣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少孤賤給使隋文帝家
及帝為隋公擢授參軍事初帝少時每宴客恒
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
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
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撾之數十
叫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後帝
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為堪當

大任帝作相賜爵懷昌男授帥都督進爵新安
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
王素憚帝伺便圖為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
數矣帝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
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帝受禪拜內史侍郎
領左衛長史進爵為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
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任信伐陳之
役以行軍摠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
將軍改封萬安縣公揚州摠管長史秦孝王仁

萬曆二十九年刊
七
柔自喜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為司農
卿遷刑部尚書後復為并州長史孝王以奢得
罪圓通亦坐免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
勲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
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還百姓述訴
其受賂帝怒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
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為華陰令武德
初以應義旗功封義安王又有陳茂者河東猗
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稱文帝為

隋國公引為寮佐待遇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
常稱旨後從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
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帝怒拔刀斫其額
流血被面辭氣不撓帝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帝
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
魏城縣男每典機密轉益州摠管司馬遷太府
卿進爵為伯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儻有文
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為太
子千牛備身京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

之游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竝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伏誅政及孝常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歷位協律郎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以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以為太常卿後歸大唐為梁州摠管遇賊見殺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仕魏為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為刺史由是與隋文帝有舊徽後位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帝受禪拜太僕

卿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交者多愛之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親信護察榮謹愿擢為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城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間更築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孝先於上流縱大筏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為寇亂使綏集

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為寇周武親摠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平齊以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隋文帝親狎帝嘗與夜坐月下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崩文帝摠百揆召榮撫其背咲曰吾言驗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藩部大夫文帝受禪引為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位

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摠管討平之煬帝即位入為武侯驃騎大將軍以嚴正聞後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人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為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請止行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胄帝知之大悅

每勞勉之帝後以榮年老欲出為郡榮陳請不
願哀之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
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楊玄感之亂帝
令馳守太原明年從帝至柳城卒於懷遠鎮帝
為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子福善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蚪周驃騎大將軍晃
少以良家子召補州都督周文帝署大都督領
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
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領襄州晃以本官從

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沒於陳數
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雋賫絹八百匹
贖焉乃得歸拜上儀同復事衛王時隋文帝出
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文帝晃知
帝非常人深自結納及帝去官歸京師晃迎見
於襄邑帝甚歡與晃同飯晃因曰公相貌非常
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言
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帝令晃射之曰中則
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文帝受禪與晃言

及之晃再拜曰陛下君臨寓內猶憶曩時之言
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
將軍進爵為公河間王弘之擊突厥晃性剛悍
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
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頴有
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
為懷州刺史遷原州摠管卒於官帝為廢朝謚
曰敬子長壽頗知名位驃騎將軍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為相燕

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
中襲爵襄武公授儀同小司右上士隋文帝作
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哲為儀
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
害帝誘哲為內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
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
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
頓首曰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
流涕悲不自勝帝為之改容曰我為汝特存璋

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為安隱其事而不
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哲上儀同黃臺縣
男文帝即位歷內史侍郎尚書左丞黃門侍郎
平陳之役為楊素司馬仍領行軍摠管率蜀兵
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
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無備夜襲
之賊可破也安率眾先鋒大破陳師詔書勞勉
進位上大將軍郢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求為內
職帝重違其意除領左右將軍遷右領軍大將

軍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皆典禁
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為行軍摠管
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渡河與戰破之
仁壽元年出安為寧州刺史哲為衛州刺史安
子瓊哲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
歲始命歸家其親顧如是帝嘗言及作相時事
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
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
節體此至公往者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寧州

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
安與弟哲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
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但以事涉其親猶
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為
思審遂至淹年今更詳案聖典求諸往事父子
天性忠孝猶不並立况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
差降忘私奉國深正得理宜錄舊勲重弘賞命
於是拜安哲俱為柱國賜縑各五十四匹馬百匹
羊十口以哲為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

親族曰雖家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
交懷因歔歔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
甚而卒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知名哲煬
帝時工部尚書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寶商
直浙三州刺史尚希齟齬而孤年十一辭母請
受業長安范陽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
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文帝嘗親臨釋奠尚希
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文帝竒之賜姓

普六茹氏擢為國子博士累遷舍人上士明武
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
都侯東京司憲中大夫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
而宣帝崩與相州摠管尉遲迴發喪於館尚希
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
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遁及明迴方覺令數十
騎追不及遂歸京師隋文帝以尚希宗室之望
又背迴而至待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希
領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文

帝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為公歲餘出為河南
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
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為今郡縣倍多於古或
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
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
材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充所謂人少官
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
虧粟帛選用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遂罷天
下諸郡後歷位瀛州刺史兵部禮部二尚書授

上儀同尚希性醇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
為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
以為陛下宜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
主所宜親上歡然曰公愛我者尚希有足疾謂
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臨之於是拜
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
惠政復引漢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人賴其
利卒官謚曰平子旻嗣後封丹水縣公位安定
郡丞

張熒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
涉仕魏為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
祿大夫周文引為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
織大夫雍州中從事應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
虞鄉縣公復入為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
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為當時所重
後以年老致仕隋文帝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
之及謁見敕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
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

表勸以儉約上優詔荅之卒贈滄州刺史謚曰
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道言五十二篇斐好學
有父風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引為外兵曹明
武世位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宣帝時加儀
同進爵為伯隋文帝為丞相斐深自推結帝以
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為尚書右丞進
爵為侯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
職柴毀骨立未朞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
歷太府卿戶部尚書晉王廣為揚州摠管授斐

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斐性和厚有識度甚有
當時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為
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為皇太子復為
冀州刺史位上開府吏人悅服稱為良二千石
卒官子慧寶官至絳郡丞開皇中有劉仁恩者
政績為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摠管
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
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譽馮翊郭均
上黨馮世基竝明悟有幹略相繼為兵部尚書

此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知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
謹有器幹美容儀仕周位至工部中大夫封臨
水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
于時王業初基徵天下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
孝慈揔其事世以為能歷位兵部尚書待遇愈
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官官之望多
令大臣領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
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乍

深乍淺乃決渭水為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
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左衛率仍判工部戶部
二尚書稱為幹理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
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
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為官與百姓爭利非興化
之道表請公卿已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納焉
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為浙州刺史太子
以孝慈去形於言色遷洪州揔管俱有惠政後
桂林山越相聚為亂詔孝慈為行軍揔管擊平

之卒官子會昌孝慈兄順周眉州刺史子沙羅
字子粹仕周以破尉遲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
封通泰縣公開皇中歷位資印二州刺史檢校
利州摠管從史萬歲擊西蠻進位大將軍尋檢
校益州摠管長史及蜀王秀廢沙羅坐除名卒
于家子康嗣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
王父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
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

方直頗涉文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保定四
年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隋開皇初議伐陳
以壽有思理使於淮浦監脩船艦以強濟見稱
累遷尚書左丞文帝嘗出苑觀射文武竝從開
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
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御史之官義存
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
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
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

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
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
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一言纔發名教頓盡
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徵之等親所聞見竟不
彈糾若知非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
理識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御史臣
劉行本虧失憲體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
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上嘉納之後授太常
少卿出為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為太府少卿

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為
行軍元帥壽為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遷太
府卿大業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
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還
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
在道卒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
謚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
思之擢敏守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
化及之反敏創其謀偽授內史侍郎為沈光所

殺父之反婦人其歸於內史其禍為甚矣
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居端右無聞
殊績故知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
相喻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
王韶元巖任當彼相竝見嚴憚莫敢為非謬
之風有足稱矣宇文弼寓量宏遠聲望攸歸斯
言不密以致傾頌惜矣伊婁謙志識弘深不念
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李圓通郭榮
龐晃等或陳力經綸之際或自結龍潛之始其
所以高位厚秩隆恩殊寵豈徒然哉李安雖則
滅親而於義亦已踈矣楊尚希譽望隆重張暉
蘇孝慈咸稱貞幹並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
選也元壽之彈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
稱伐蓋不足云端揆之贈則為優矣

無外蓋不民云... 觀明為國矣

聖也示善之戰... 其情如

補... 自開皇之... 蓋當知之

... 尚帝譽... 劉重... 聖

列傳第六十三

北史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七十六

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暎

周法尚

劉權

衛玄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初為周冢宰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局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為內應文振杖槊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

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勲將拜柱國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道擊稽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俄而尉遲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帝引為丞相掾司馬消難之奔陳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加上開府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為長

史坐勲簿不實免官後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
威惠遷蘭州摠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
行軍摠管擊破之遂北至居延塞開皇九年大
舉伐陳為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摠管及平
江南授揚州摠管司馬轉并州摠管司馬以毋
憂去職後拜雲州摠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
犯塞以行軍摠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
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遣以驍馬比
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功沒之不錄後平

越嶲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反文
振以行軍摠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所襲遂
大敗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
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
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
振有隙因譖之坐事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
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州摠管煬帝即
位徵為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
督兵屯雪山連營二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

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
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文帝時
容納突厥啓人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
大業初恩澤彌厚恐爲國患乃上表請以時諭遣
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
乃萬世之長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
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竝弗納
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軍
疾篤上表以爲遼小醜未服嚴刑但夷狄多詐

深須防擬口陳降欵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
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
速發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
自尅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弊兵糧又竭
強敵在前秣鞞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卒於
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
北平公謚曰襄長子詮位武牙郎將次子綸少
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虎賁郎將性
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

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歛十
八世孫也曾祖成魏新野縣侯後歸梁徙居廣
陵因家焉位終六合令祖凝步兵校尉秦郡太
守長寧縣侯父法敏仕陳終於海陵令護兒未
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氏提携鞠養甚有慈
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
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
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

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略秀出志
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為章句學始侯景之亂護
兒世父為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為護
兒言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
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
斬之賓客皆懾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
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
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
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竝深

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千段十一年高智慧據江南反以子摠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為營周三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

襲破其營因縱火火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百千戶賜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招懷初附威惠兼舉璽書勞問前後相屬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為亂護兒又討平之遷建州摠管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黠歙逆黨汪文進進位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

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為千牛備身使護兒
還職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
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
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
未康卿為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為良二千石可
謂兼美矣仍除右驍衛大將軍尋遷左又改上
柱國為光祿大夫徙右翊衛大將軍進封榮國
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
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

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
令三品已上竝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
東之役以護兒為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
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沮水去平壤六
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
里諸將咸懼護兒咲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
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
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
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

千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郭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為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

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廻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此元惡期在不遙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闕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金千兩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

十一年又率師渡海破高麗奢卑等二城高麗
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
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請降帝許之詔護
兒旋軍護兒集眾軍謂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
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因弊野無青草以我
眾戰不日尅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
獻捷而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
君肅固爭之以為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
關外事合專決寧征得高元還而獲遣捨此成

功所不能矣君肅告眾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
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及帝
於鴈門為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
及樊子蓋竝固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
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戶口滋
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為
咨怨在外羣盜往往聚結車駕游幸深恐非宜
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群醜
上稟聖筭指日尅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

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為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述為左翊衛大將軍及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歎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產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筭每覽兵法曰此亦豈

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楷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祿大夫整左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至是竝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恒濟二人免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齊位仁州刺史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侯

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隋文帝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歷辰高齊三州刺史轉循州摠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謩之餞於灞上煬帝即位轉涼州刺史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

以禦霧露及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慰勉之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

戶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
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
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祿大
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蓋涿郡留守九年駕復
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
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為所敗遂
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
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
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

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等救至玄感乃解
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
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何寇恂加
光祿大夫封建安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朕遣
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磐石社稷大事終以
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
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鉏之凡可施行無勞
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
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

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
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
彰公赤心耳折圭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為
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後
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
蓋酒曰良筭嘉謀侯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
為永年之瑞十一年從駕至鴈門為突厥所圍
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蓋及來護諫因垂泣願
暫俾遼東之役以慰眾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

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後援兵至虜
乃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
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
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
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進討時人物殷
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北村塢盡焚之百
姓大駭相率為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
數萬眾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
賊以疾停卒於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黃門侍

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恨
鴈門之恥帝聞之歎息令百官就弔贈開府儀
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萬餘人武威人吏聞其死
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
未嘗負敗莅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
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暉仕梁至
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
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

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
族羅睺終不改仕陳為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
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左目齊師之
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睺躍
馬突進莫不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
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
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之於重圍之內勇冠三
軍明徹之敗羅睺全眾而歸後以軍功除右軍
將軍封始安縣伯摠檢校揚州中外諸軍事賜

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
歎美之出為晉陵太守進爵為侯後除使持節
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
關吏手人懷其惠立碑頌德至德中除持節都
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暉甚
得人心擁眾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
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暉拒
絕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宴席陳
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

官尚書孔範曰周羅暉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
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暉都
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禽
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暉與
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
之許以富貴羅暉垂泣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
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為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
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
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暉荅曰若得與

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
鼓吹送之於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為鄉
導位至開府班在羅睺上醴可禽於朝堂戲之曰
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睺答曰昔在江南父
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
論禽有媿色歷幽涇二州刺史竝有能名開皇
十八年征遼東徵為水軍撫管自東萊汎海趣
平壤城遭風船多漂沒無功而旋十九年突厥
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睺先登大破之

進大將軍仁壽元年入為東宮右虞候率賜爵
義寧郡公轉右衛率煬帝即位授右武侯大將
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及陳主
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經送至墓葬還釋
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
餘黨據絳晉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呂三
州諸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
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焉絳
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

除殄無為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
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
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
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
壯子仲安位上開府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
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
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
本兵數有戰功為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

陰縣侯既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州刺
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
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
勸之歸北法尚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
辭燕良不獲已也法尚遂歸周拜開府順州刺
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六人綵物五
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
曲督韓朗詐為背已奔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
不願降北若得軍來必無鬪者猛引師急進法

尚設奇兵大敗之猛僅以身免隋文帝為丞相
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外無
救援法尚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
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鴟叛蠻
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
郡公後上幸洛陽召之賜金鈿酒鐘一雙綵五
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
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
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黃州總管使經略江南及

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轉鄂州刺史
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
人為帳內前後賞賜甚厚轉桂州總管仍嶺南
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
州人李光仕反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
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
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捕
得其弟光略光度追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
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雋州烏蠻反詔法

尚便道討擊破之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
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
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
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外請分為二十
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
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尚曰兵亘千里
動間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
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以為
何如法尚曰請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

家口竝住其間若有變當頭分抗車為壁壘重
設鈎陳此與據城何異臣謂牢固萬全策也帝
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
殺將軍鹿愿圖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
路討之法尚破思多于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
別出松州道遂捕亡散至于青海出為燉煌太
守遷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
楊玄感反與宇文述來護等破之以功進授右
光祿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為盜保長白

山法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卒
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紹範最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
擢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
藩引為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武帝親
摠萬機拜益州摠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
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攝內史事仍領京
兆尹稱為強濟隋文帝作相檢校熊州事及受
禪遷懷州摠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

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後為衛
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逆以玄為資州刺史以
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太牢鎮玄單騎造
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
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
悅解兵歸附者十餘萬口文帝大悅賜緡二千
匹除遂州摠管仍令劔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
為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及與之決並
揮涕而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

故未及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帥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為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敕代王等待以師傅禮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峭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泂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

玄曰此計非豎子所及也乃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武賁郎將張峻為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等援兵至玄感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

閱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
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
憂進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
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
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
自牢也今特給千兵以統侍從與樊子蓋俱賜
以玉麟符以代銅獸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盜
賊蜂起百姓飢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
貨賄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內史舍

人封德彝馳喻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
藉公卧以鎮之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
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子
孝則位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
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
折節好學動循法度仕齊位行臺郎中齊亡周
武帝以為假淮州刺史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
鄉典兵從晉王廣平陳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宋

國公賀若弼甚禮之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
宋城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人和
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
五年從征吐谷渾權出伊吾道逐賊至青海乘
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
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年諸羌懷
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
司農卿加金紫光祿大夫尋為南海太守行至
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權召募討之權率兵

遇賊不戰先乘輿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群賊感
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異政
數歲遇盜賊羣起羣豪願推權為首權竟固守
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賫書詣權稱四方擾
亂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僚對斬其使竟無異圖
守之以死卒官世徹倜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
大業末群雄並起世徹所至處輒見忌多拘禁
之後竟為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叔烈字
子將美容儀有器局位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

名於世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
刺史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
平齊之役頗有功授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
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隋開皇九年以行軍
摠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智慧
反復以行軍摠管從楊素擊之還授鄜州刺史
十七年遼東之役為馬軍摠管及還配事漢
王文帝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

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太斤山別路邀
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城公主於突
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摠管韓洪為虜
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虜甚眾改
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
州摠管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諒頻遣劉嵩
喬鍾葵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
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竝驍勇善戰儀同三
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

人無所關預唯在閭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
州揔管楊義臣援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
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為鐵馬甲
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五寸景
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
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
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
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時所許帝甚信之又擊
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

位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
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至隴川宮帝
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為
入奏帝大怒令撮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
文述等叅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列城破之賜
爵苑丘侯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
使景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
楊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帝
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

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駘于時盜賊蜂起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執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闕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脚腫死者十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救之遂歸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身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

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子世模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敦煌父回字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縣公領漕渠監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竒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為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

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謂羣臣曰欲舉好人諸君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世雄羣臣皆稱善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人可汗遠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人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積伊吾懼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東之役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

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河間營於城南竇建德率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

騎遁入河間城慚恚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
淑萬鈞萬徹萬備竝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
初又以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為諒直其高位
厚秩非虛致也來護幼懷倜儻猛槩抑揚晚致
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勅敵如拾遺闕鄉
討亂翦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
溝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質性方嚴
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睺
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
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
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
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雄名早著時
逢擾攘任等尉他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
節李薛竝以驍武之用當於有事之秋致茲寘
貴可謂自取時也遭曠良有命乎

史記卷六十五

黃河歸自東海出西海身有命長見知...
陸李韓並以魏廷之...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萬曆廿年刊

趙綽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竝南史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為夷陵侯給事黃門侍郎及魏軍圍荊州政在外見獲蕭譽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為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膏領矣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為

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閒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答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葺漢魏之法事竝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

盈凡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寬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鐘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為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脩定律令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

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

正相似元愷引在衛率崔蒨等證蒨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與數入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與曰公所為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與怒以告太子太子益踈政由是出為襄州摠管妻子不之官所受夫奉

散給寮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眾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眾合境惶懾令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不脩囹圄殆無諍訟卒於官著承聖實錄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位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

上士諤見隋文帝有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帝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帝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工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

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之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經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

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
始於此也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
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
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
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
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
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
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
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

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
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
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
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
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
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非未窺六
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
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
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

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
為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
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偽
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
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竝依實錄
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
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
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
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

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
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
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
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
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
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
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具陳其弊請加
罪黜以懲風俗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
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

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之譽而潜有匡正之志
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
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
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竝令遠道限以時
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
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
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
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攘於事非宜遂專決之竝
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

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
政人夷悅服卒官四子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才
器大業初判內史舍人次大體大鈞竝位尚書
郎

鮑宏字潤身東海邳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
梁位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
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
引為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
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

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遂出兵度江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為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遙縣伯加儀同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憇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文帝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為公歷利印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

其父崇不從尉遲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其姓劉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疏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

滅周武帝以為許州司馬隋文帝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瘞又龔嫁之不售嘗樵菜於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

曰毋不能言窮究理以紀察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曰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塾屋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

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實為黃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律道俱為刑部竝執法平允京兆韋焜為戶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為延州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榮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位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內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

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
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
坊以畜牧為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
過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
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
覺變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
國之東門若矢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匆匆
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
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

為渤海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書侍御史帝
謂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
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
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
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
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
卷建緒與文帝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
州刺史將之官時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
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

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帝不悅建
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
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
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兼始洪二州刺史
俱有能名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
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為
太學博士南嶽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
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

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
其弟恪為沂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
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
請使高麗以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
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
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書侍御史
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
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
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為東曉道受

降使者卒於師贈御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苑二州刺史毗性剛審頗有學涉仕周累遷布憲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文帝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以鯁正拜書侍御史名為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贊務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

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雋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辛遇愈重

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
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
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
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
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
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極言曰素既擅權
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
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
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

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曰此恩寵漸衰
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
有敢與相是非詞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
書左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
毗之言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
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爭
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
部尚書牛弘弔之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時煬帝
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真案其獄遂希

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世居襄陽父仲禮南
史有傳仲禮梁敗見囚于周復家河東彧少好
學頗涉經史周太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
室久而出為寧州摠管掾武帝親摠萬機彧請
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
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
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
自聖規斬將塞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

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筭非專
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於是留守並加品級
隋文帝受禪歷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
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頴子弘德封應國
公申妹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
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
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頴聞而歎
伏後遷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敬憚上
嘉其姪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

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
職或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
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在趙州聞
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
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
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
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
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
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

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
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惑嬖爾之親冒
此苴衰命彼褊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
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
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
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
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
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誠
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

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又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懼憚無敢忤者嘗以少遣敕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

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

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
損於人請頒天下竝即禁斷詔可其奏是歲持
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
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
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
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道九州及還
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政道
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
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内臣交通

諸侯除名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
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入城而諒反
形已露或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
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
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
自申理有詔徵還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周初為天
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
幹見知為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

其孝隋文帝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
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
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
最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
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
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
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理少卿故陳
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
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

為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
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
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
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利官
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
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
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
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
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

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

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方元襲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潁川太守父闢滑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

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文引為親信累
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
進爵平原縣公入為勳曹中大夫隋文帝為丞
相進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
公拜左武衛將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
爽北伐以整為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
無虜而還密進取陳策上善之以為行軍總管
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襄子楷嗣位開府整弟
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論曰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
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榕栢棟梁莫可棄也
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
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
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
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圜圍無冤柳或
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得之矣
邦之司直柳或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
以取之乎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張定和

張齋

麥鐵杖

沈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陳稜

趙才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官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

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賫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達擊賊悉斬之帝為之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

北史卷之六十一
二
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立嗣
尋拜光祿大夫

張齋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七
代祖沈石季龍末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
桂陽太守孫朏晉佐著作郎坐外祖楊佺期除
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齋好讀兵書長於騎射
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人郭
子異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齋
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

簿及隋文帝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
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齋從因為間諜平陳之
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
歲餘齋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
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
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賜坐示無外也
後賜綠沈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楊素征
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
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

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
故齋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總管謚
曰莊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
百里走及奔馬性踈誕使酒好交游重信義每
以漁獵為事不修生業陳大建中結聚為群盜
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
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
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此者十

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
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
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
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賈敕而往明旦反奏事帝
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
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
夜浮度江覬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
賊所禽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慶亭衛者
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食鐵杖取賊刀亂斬

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
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
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
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
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
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從楊
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史無蒞
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人群盜屏迹後因朝
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

麥豆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為
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
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後請為
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
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歆鼻療黃不差而臥死
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
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
貴唯誠與孝尔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岬尚
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

錢士雄孟金又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祿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賜贈巨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又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貴郎及江

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光字搆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為吏部侍郎陳滅徙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

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並以
傭書為事光獨跣跣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
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
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
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
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
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
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
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

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百
餘騎光酌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
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
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
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
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召與
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
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
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

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為帝復讎
先是帝寵昵宮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
勇方任之使惣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等
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
又俛首事讎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
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
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竝荷先帝
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逐烏雀
孟才為將軍領江淮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

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
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竝勇決不可當須避
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
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誼聲知事
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元
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
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
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遇害時年二十八麾
下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為之

隕涕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為開府時武元皇帝之為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

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隋文帝為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

當今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
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
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
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右武衛
將軍坐事免後為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
于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
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秦
孝王引為記室後為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

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
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
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
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為汲郡太守有
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
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遼東
之役以仁恭為將軍及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敗
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
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

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
公為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
破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賜以珍物進光
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
焉由是坐免尋而突厥為寇詔仁恭以本官領
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
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
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復大破
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
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
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
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
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
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
軍小司武隋文帝受禪拜襄州摠管封穀城郡
公轉青州摠管頗有政名徙朔州摠管甚為北
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為徐州摠管令脩戰

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紇豆陵
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為
太子引為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為變
拜緒晉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從
楊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
賀若弼遇讒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
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
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
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拜

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
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
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感請降元進及
其偽僕射朱燹僅以身免於陣斬其偽僕射管
崇及其將軍陸顛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
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
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
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
志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祖和魏太子左衛率
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
上士典馭下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
興縣侯隋文帝受禪進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
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改封
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
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純坐
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
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

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
帝語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
於是捨之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

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保

懸薄山帝令純討破之斬萬餘騎築為京觀又
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
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不及
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
雖尅捷而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

遣鎖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
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
雄壯言聞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
功拜開府及沈玄愴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
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
公拜疊州摠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
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
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

位柱國拜豐州摠管突厥入境輒禽斬之自是
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
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
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
温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
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
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
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
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

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
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
隱俱坐除名未幾越雋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
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鐘葵討平之大業九年
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
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
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
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
歲月可平諸子竝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

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
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
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
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
目有重瞳陰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
徒敗衄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
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
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

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楊素討平漢王
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夫尋
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
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
憂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
兩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令
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召之及見
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
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

魏刁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
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
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
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入城
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
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
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
痛惜之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
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

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羣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伐竝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闕云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

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偽從別為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與朝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泛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

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
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
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
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刺兜獲其
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加稜右光祿
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
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為東萊留守
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
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

梁都宮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
破讓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
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
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見尅捷超拜右禦
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
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眾縞素為
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
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
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麤悍無威儀仕周為輿正上士隋文帝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為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驍騎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摠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

石道再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一年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愈昵時江都糧盡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弒逆之

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執之謂曰
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才無
言將化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
才嘗到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揚士
覽等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
作勿化及餘處更為諸人默然不對行止聊城遇
疾俄化及為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
平數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蕃俱
為武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

名

論曰虎

彌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

張定和

張齋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

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

汗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文

夫之節矣孟才錢傑沈光等咸懷恩舊臨難忘

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無行檢

不拘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

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恠

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萑蒲
不翦遽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
之罪非其咎釁王辯殞身勅敵志在勤王陳稜
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
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拒世基之謫可謂不苟
同矣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七

北史七十九

宇文述

雲定興
司馬德戡

趙行樞
裴虔通

述子化及

王世充

段達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高祖偁與敦曾
祖長壽祖孤仕魏竝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
位上柱國大宗伯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
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
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周大冢

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
摠萬機召為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
陵郡公改封濮陽郡公尉遲迴作亂述以行軍
摠管從韋孝寬擊之破迴將李雋軍於懷州又
與諸將破尉惇於永平橋以功超拜上柱國進
爵褒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後以
行軍摠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
丹陽述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禽而蕭巖蕭
巖據東吳地述領行軍摠管元契張默言等討

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
於是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徙拜安
州摠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奏為壽州
摠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
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盖世數經將領主上之
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
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
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
王大悅多賚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

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

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

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
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
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焉
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
物進宮掖由是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
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
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官莫敢違忤
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
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

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家僮千餘
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
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
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
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述與
九軍至鴨渌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
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丁
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
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

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中
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
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
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
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
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
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渌水行四百
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皆尚五千人及還至遼
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吟咏其名明年帝又事

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
義臣率兵復臨鴨渌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
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
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
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閩鄉皇天原
與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
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
出來護兒及樊子蓋竝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
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

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帝
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
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
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臨帝遣司宮魏氏謂
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
曰臣子化及早預潘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
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
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
述唯憶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

宮人百寮諫乃止及薨帝為廢朝贈司徒尚書
令十郡太守班劬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
謚曰恭詔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
喪事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為皇太子
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
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
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炫耀時
人定興為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
色世輕薄者率倣效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

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
頭巾令深褊耳人又學之名為許公褊勢述大
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
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
府工匠竝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之曰兄
所製器仗竝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
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
因奏曰房陵諸子年竝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
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

無用請早處分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
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閔帝稱甲仗為佳
述奏竝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
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
財億計述謂為兒受其賂遺稱為驍勇起家為
折衝郎將化及述長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
乘肥挾彈弛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
煬帝為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太
子僕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

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處
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狗馬珍
翫必請托求之嘗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
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
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
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
訖以主救之乃釋并智及竝賜述為奴述薨後
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
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
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
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摠領驍果屯於東
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
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
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陽人人竝謀
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
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
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
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此

慮虔通等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
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
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景
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
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為刎頸交言無
迴避於坐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質在禁
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
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
告智及智及素狂勃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

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
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竝
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世良
請以化及為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駑怯初
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
一日德戡欲告眾人恐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
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
惑眾眾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言陛
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

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
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
急德戡等知計行遂以十日摠召故人諭以所
為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
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
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
通偽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
絕帝以為然孟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
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提郭下街巷至五更德

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
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
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
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閣
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
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
師耳帝曰即為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
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
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荅曰罪過時士及在公

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
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
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令將帝出江都
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宮
中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
少長皆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為帝十餘
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
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
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一如煬帝故事每

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
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
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竝載
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
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誤我
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
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共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
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戡為主
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殺之引

曾
十一
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
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
徐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
弘達為密所禽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
水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
遣使拷掠東郡人吏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
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
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
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

縣張愷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為化及所殺
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
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
彊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弑主之名天下所不
納滅族豈非由汝乎抱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
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
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鬪閱言無長幼醒而
復飲以此為恒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故當死
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浩僭皇帝位於魏

縣國號許建元為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為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携海內諸賊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餉餽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尅而退寶建德悉眾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禽化及悉虜其眾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揚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弒逆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

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廷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鬪鷄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為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為隱而大忿之織芥之愆必加鞭箠第士及恃尚主又輕忿之唯化及事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人蕃私為交易事發當誅帝獨證智及罪惡而為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兇勃必且破家帝後

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弒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為丞相以為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父冉三弟姪神效之由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為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榮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為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克內營左右進止便辟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

業三年為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貴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事中既獲煬帝與黨孟景等推化及為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為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為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

軍乃與趙行樞李孝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於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為游獵至於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事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為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執帝於西閣化及以虔通為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摠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弒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頹禰徙居

新豐顏禔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開皇中為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而儻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稱為明辯煬帝世累遷至江都郡丞

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薄又屬賊盜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尅世充募江郡

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人爭為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然性多矯偽詐為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

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為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為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航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

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克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船溺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克為祕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暱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特發中詔遣世克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克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

李密與戰世克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既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克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世克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為主侗以世克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捷衆

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眾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閹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世充遣人扣

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於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如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世充尋遣韋節等諷侗命拜為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暉為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

勸世克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克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世克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克之心不設壁壘世克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

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世克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長史景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世克收其衆而還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世克

又令韋節諷侗拜已為太尉置署官屬以尚書省為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還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自是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世充此則相國名矣

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侗陰殺之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降款世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武牢太宗破之禽建德以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於是出

降至長安為讎家所殺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
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
便弓馬隋文帝為丞相以為大都督領親信兵
常置左右及踐阼為左直齋遷車騎將軍督晉
王府軍事以擊高智慧功授上儀同又破汪文
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為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
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
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

金稱等竝起為盜帝令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
挫諸賊輕之號為段姥後用郇令楊善會謀更
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
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
陽魏刁兒聚眾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
郡通守郭絢擊敗之時盜賊既多達不能因機
決勝唯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為怯懦十二年
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守東
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

牙郎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
世克之敗也密進據北芒來薄上春門達與判
戶部尚書韋津拒之達見賊不陣而走軍大潰
津沒于密及帝崩于江都達與文都等推越王
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
都等之謀誅王世克達預焉既而陰告世克達
為之內應及事發追越王送文都於世克世克
甚德於達既破李密諷越王禪讓世克僭號以
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籍沒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
曰可焉君所謂否亦曰否焉無所是非不能輕
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
譏此固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深恥化及以此
下才負恩累葉時逢崩拆不能竭命乃因利乘
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為亂階拔本塞源裂
冠毀冕釁深指鹿事切食蹠天地所不容人神
所同憤矣世克斗筭小器遭逢時幸與蒙獎擢
禮越舊臣而躬為戎首親行鴆毒竟而虺豕醜

類繼踵誅夷梟獍兇魁相尋菹戮垂炯戒於來
 葉快忠義於當年為人臣者可無殷鑒哉
 缺幾曩曩繫計與事以會觀天出而不容人
 野夫圖干路率憚不豈鄰心屬剖計本塞就
 羽木食思累葉初義前林不有茲命以因師
 燔地固哉子初不為亦五甲之酒湖山及必
 重想想高谷俞安高山甘棠之青多於
 日可無其而歸否亦曰否
 列傳第六十七
 北史七十九



